

台灣原住民文學創作概述

黃國超

一、前言

在歷經去年「建國百年」慶祝活動與史詩電影《賽德克·巴萊》各自捲起的熱潮後，2012年我們共同見證了台灣原住民族在「文獻」與「文學」上的美好成果。原住民文學在經過長久奮鬥後，成果斐然，原住民文學的存在已經無法被否認，孫大川認為原住民族文化的停損點已經堅實浮現。不僅如此，夏曼·藍波安、亞榮隆·撒可努等人的文學花朵還開枝散葉，有英文、日文、法文、德文等海外譯本，浦忠成的鉅著《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也由吳憲明譯為英文版發行。原住民族文學的成就得自於許多幕後推手的熱心幫忙，原民會前主委孫大川贈勳「一等原住民族專業獎章」給長期致力於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翻譯及出版工作的東京「草風館」社長內川喜美子和日本天理大學教授下村作次郎，這是1998年至今已獲獎48人中，首次有外籍人士獲此殊榮。

下面，我們就一起來看看2012年度的原住民族文學出版狀況。

二、作品再版與新作問世

客籍作家吳錦發在1989年編輯《悲情的山林》（台灣山地小說選）、《願嫁山地郎》（台灣山地散文選）後，來自於稻鄉、台原等出版社的推動，特別是晨星出版社一系列的原住民文學作品問世，奠定了原住民

族漢語文學新紀元的基礎。這個系列出版迄今已逾60冊，涵蓋當代原住民作家初試啼聲或扛鼎之作。今年度有幾位作家的作品重新再版，包括瓦歷斯·諾幹的《番人之眼》、拓拔斯·塔瑪匹瑪《蘭嶼行醫記》。除此之外，2012年度幾位重要原住民作家續有新作誕生，茲介紹如後：

（一）瓦歷斯·諾幹，《瓦歷斯·諾幹2012——自由寫作的年代》（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10月）。

詩人瓦歷斯·諾幹說：「人人都可以寫詩」。本書書名《自由寫作的年代》，開宗明義便是主張，「寫作」並非多數人想像中的那麼難。2012年他以極簡的形式、現代詩的語法，自創「二行詩」。除了出版二行詩詩集外，他也在自己的國小教導學生寫出極優的二行詩，一年來巡迴台灣各國小、國中、高中、社區學習中心，教大家寫出精彩的兩行詩。透過二行詩的教育、傳播，任何人只要他喜歡，都可以更親近詩、並且自然地寫起詩來。

這本書收錄了四個部份的作品：詩人瓦歷斯與向陽的對談記實、瓦歷斯二行詩教學現場實況紀錄、各地新手詩人的優秀詩作、向陽〈明鑑——詠日月潭〉親筆手抄詩稿。這本書見證了詩運動的開花結果，其他則是記錄了作者在該年度與文友互動，或者是生活的雜感。《自由寫作的年代》雖非嚴

謹的純文學創作，並集結了作者在臉書上針對各種生活議題的雜感。但這些隨筆除了比純文學作品，更能拉近讀者與作家的距離外，藉由這些日常生活的瑣記，我們更得以窺知作家的交友、思想……種種一切，內容是目前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研究少見的材料。早期作家或文友之間的書信往來，在臉書（Facebook）盛行的時代，已轉型為作家經營讀者，讀者追蹤作家行蹤、貼近私密內在的新媒介，本書新手詩人的練習與收錄也反轉了作者（創作）與讀者（接受）的固定位置。

過去的原住民族文學研究，研究者多半從作家的出版文本進行討論，然而，許多作家兩本書的出版，往往間隔數年之久，以文本理論或議題導向的討論模式，並不容易讓讀者瞭解作家對每日生活世界的動態觀感，也不易說明作家在未出版期間的思想及轉折，這些感受又如何反饋到後來作家的書寫內容上。寫詩、散文、評論、報導文學，多面創作的瓦歷斯，不啻又為我們探索出嶄新的文學行動實驗。

與瓦歷斯有著類似的國小作文教學行動，進而集結成書的，還有出身於台東大學兒文所的洪瓊君所著作的《深林閱讀：我在荒山小學的作文課》（新北：耶魯出版社，7月）。這本書是作者洪瓊君8年來花東地區部落裡教學的經驗分享。全書分成三大篇，主要以散文形式表現。第1篇是〈荒山學校的作文課〉，是她在學校，如何結合說故事、繪畫、戲劇、自然觀察等方式，教導原住民兒童寫作文。第2篇是〈我在荒山的日子〉，描述她苦澀的成長歲月，利用戲劇表演、記錄拍片與跨世代閱讀，化解酷凌現象與人與

人差異產生的鴻溝。第3篇是作者描述如何利用國內外的繪本作品，激發兒童的想像空間與哲學思辨能力。讀者在閱讀時，不僅會被她的生命熱情與教學態度所感動，通篇充滿作者熱情洋溢的氣場。原住民青年作家，同時也是身為瓊君兒文所學弟的亞榮隆·撒可努這樣子說：「我深信看懂這本書的人將會拿到很大的力量，收到很大的禮物」。兩位原漢作者的作品，對於如何引導學生文學創作、如何激發兒童的想像力，提供了實際的範例，讀者除了可以藉此了解不同族群的學習態度與方式差異，更可以從文章中取擷出設計教案的靈感。

（二）巴代，《白鹿之愛》（新北：INK 印刻文學出版公司，7月）。

巴代，1962年生，卑南族大巴六九部落人（泰安村）。曾獲原住民文學獎、金鼎獎最佳著作人獎、台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等。著作有《笛鶴：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間》、《斯卡羅人》、《薑路》、《Daramaw：卑南族大巴六九部落之巫覡文化》、《馬鐵路：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間（下）》、《走過：一個台籍原住民老兵的故事》等。

《白鹿之愛》是巴代的第5部長篇小說，劇情可以視為巴代2009年作品《斯卡羅人：檳榔·陶珠·小女巫》的延伸。前兩章除了延續前書1636年6月勢力中衰的卡日卡蘭布利丹氏族，族長拉娜率眾南遷以後的故事，本書主角的情感也接續著《斯卡羅人》第9章的進路，馬力範在護送布利丹氏族的路途中，與多比苓的情愫。雖然同樣是延續大巴六九部落戰士與女巫故事，不同的是，巴代在新作《白鹿之愛》當中，放下了他一向擅長的

卑南族巫術世界，也捨棄長年以來致力於原住民「野史／正史」的論述辯證，將關注的焦點放在荷蘭時代卑南族社會中部落年輕人的愛情故事。在自序〈我們談戀愛吧〉中，巴代這麼寫著：「浪漫如我，卻從未在已有的研究報告中看到關於女人婚前的情感流韻，從未有文學作品描寫社會規範外卑南族男女之間自然發生的好感或愛慕，所以我想談戀愛，試著去談一談卑南族古人們那些可能的愛戀甜蜜或酸澀」。

想談關於「戀愛」這一件事，想去追溯、想像卑南族女性在較早以前的感情態度，或者看待男女之間那種難以常理定則的愛情想法。這一戀愛觀是小說家巴代之所以寫就此書的原委，也造就了台灣文學史上第一部深刻描述卑南族女子面對情愛的作品《白鹿之愛》。書名中「白鹿」所代表的是一種稀罕的特質，產生了神祕氛圍與奇特愛情模式的暗示。書中有男主角馬力範壓抑隱忍的愛情，女主角路格露生死契闊的真愛。林韻梅指出，「巴代在這本書中描寫人物，比以往更得心應手，不僅男子個性鮮明，更將他觀察到的各種年輕女子的性情分別呈現。」（頁337）15萬字的小說，道盡那個壓抑又狂放的奇特年代，但回歸到愛情的本質，男女因喜歡產生的愛慕、迷戀、相思、期待、承諾、失望、幸福與絕望情愫，經由個體的感觸，進而衍展至兩個個體的相互交感，與現代人的感情表現也許並沒有不同。

（三）夏曼·藍波安，《天空的眼睛》（台北：聯經出版公司，8月）。

「天空的眼睛」在蘭嶼的達悟族語意指星星。每個人的靈魂都住在某一顆星星裡面，人類仰望天空，大魚獵食飛魚亦仰望著

海面，被獵殺的飛魚散落海面上粼粼的波光鱗片，也猶如星光一樣。「我不知道母親怎麼會以飛魚脫落的鱗片比喻為掠食大魚的『星星』，這是非常有創意的話，深具詩學」。繼《老海人》獲2010年金鼎獎之後，夏曼·藍波安在本年度又貢獻了一部重要而精彩的小說。「作者彷彿年邁巫師，隔火施魅，可以化身一尾老練沈穩的浪人鯊，周遊人、魚之間」（甘耀明語）。書中描述一名資深漁夫的生活，透過老漁夫的說故事，描述部落、孫兒，以及他多次在海中遇見的大魚。

作者由於長久以來跟海洋的親密關係，在跟魚拉扯的過程中，可以感覺到魚的狀態，知道牠是不是累了。「我自己也遇過大的浪人鯊，但我沒辦法用魚槍去傷害牠，我知道牠是有靈魂的」。本書從蘭嶼人的角度，替魚說話、表述心境。小說內容關乎人文、海洋及宗教思辯，探觸死亡的主題，也點出海洋環境的變化、達悟族傳統文化式微，族人所面臨的文化衝擊及現實生存的挑戰。

「我的書不見得能被每個人看得懂，也不見得能夠進入我的書寫，因為我的書跟你成長的環境幾乎一點關係都沒有。建立的文字跟文體結構，也不是讀者在成長的過程中接觸過的。」夏曼·藍波安說，我把活的海洋轉換成一本書，而這本書基本上是寫野性的海洋。達悟族的語言是聲音的語言，無法轉換成文字，「雖然我漢語不是很好，但我很努力經營自己的文學創作，畢竟在台灣或是全世界來說，能夠在海裡面，又有自己文化的生產技能，又跑到都會，又有基本知識，很少像我這樣子的人。」以作為文

學的、海洋的生活實踐者角度，作者說：「這也是我跟全世界所有其他作家的差異所在」。

三、文學獎徵文作品集

（一）林宜妙主編，《Balhiu：101年第3屆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台北：行政院原民會，12月）。

由行政院原民會主辦、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發展協會承辦的第3屆「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獎」，是近年來最有系統挖掘原住民文壇新秀的重要舞台。本屆文學獎主題為Balhiu，「Balhiu」為魯凱語，意謂「家，歸宿，家族的生命，靈魂的歸所」。以此意象，形塑了第3屆「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獎」的活動主軸：以文學為依歸，展開創作的翅膀，翱翔山林海洋的國度！期勉原住民創作者展開創作的羽翼，書寫生命之歌，並將文學視為心靈歸所，持續創作的熱忱！

本屆文學獎徵文，4個類組的合格總件數共計111篇。其中小說20篇、散文37篇、新詩43篇、報導文學11篇。投稿者涵蓋11個族群一百多位原住民朋友，共計有23個獎項產生，總獎金83萬。其中，以阿美族、泰雅族獲獎人數最多，新詩組破例同錄二名桂冠，排灣族則獲得兩個獎項的第1名。得獎名單中不僅欣見多位年輕世代的書寫者，更有許多深具潛力而持續創作之路的筆耕者。理事長林志興表示，今年度小說、散文、詩歌作品的題材多元，有源自生活的體驗與感觸，有訴諸個人生命記憶的白描，有山林保育的原住民心聲，有揭露政策虛妄的不平之鳴，更有對家鄉、土地、族人的眷戀不捨。書寫出原住民面對時代的選擇與回應，有多篇令人

驚艷。惟報導文學普遍有不知如何取材、剪裁、結構與文字不準確等基本審美問題（藍博洲評語）。

茲將各組評審及得獎人、篇名表列如下：

小說組評審：舞鶴（主席）、季季、楊翠、巴代、吳明益。第1名陳孟君（tjnuay · ljiwangerau，排灣族）〈天堂路〉、第2名葉賢能（uyang nomin，泰雅族）〈山老鼠〉、第3名黃聰明（什米有 · 吉洛，太魯閣族）〈與孤邁共舞〉，佳作朱克遠（索伊勇 · 以新，排灣族）〈Tequiero · 我愛你怎麼說〉、朱仲一（Kalih · Tahes · Didiyun，賽夏族）〈家烈，KALIH〉。

散文組評審：楊澤（主席）、里慕伊 · 阿紀、孫大川、夏曼 · 藍波安、郝譽翔。第1名李永松（得木 · 阿漾，泰雅族）〈心最遠的距離〉、第2名林佳瑩（泰雅族）〈她的名字〉、第3名曾富強（補納 · 希列，泰雅族）〈露天理髮院〉、佳作姜憲銘（Siki · kiciw · Tupang，阿美族）〈阿嬤的檳榔石〉、曾彥歆（Pisui · Wasiq，泰雅族）〈失落的流星〉、梁婷（Senedhe Takivlirithi，排灣族）〈Mwabalriyu：回家〉。

新詩組評審：林志興（主席）、席慕蓉、董恕明、瓦歷斯 · 諾幹、向陽。第1名林朱世儀（Tamu · Uki，阿美族）〈鄉土祭〉、馬翊航（卑南族）〈家族墓〉、第3名姜憲銘（Siki · Kiciw · Tupang，阿美族）〈希季杜邦的腦袋〉、佳作根阿盛（伊替 · 達歐索，賽夏族）〈祭語〉、楊仁杰（Daong，阿美族）〈我只是在風雨中遇見你〉、蔡光輝（Sibu · Udung，太魯閣族）〈洗腦（sinaw）〉、蔡雲珍（Sunay · Swana · Olaw，阿美族）〈微電

影》。

報導文學組評審：陳萬益（主席）、浦忠成、利格拉樂·阿鳩、李文吉、藍博洲。第1名陳孟君（tjinuay·ljivangerau，排灣族）〈時光膠卷：我的助產士VuVu〉、第2名李秀蘭（麗心·書姐，撒奇萊雅族）〈女巫學校〉、第3名余桂榕（ADUS，布農族）〈東海岸邊，南溪十九鄰！我該怎麼辦？〉、佳作鄭信得（Sua Tiaki' ana，鄒族）〈零歲遇見基督，四十七歲遇見哈莫。〉、江田合陞（霸納威，卑南族）〈最後一片彩繪玻璃——丁松青神父的最後計畫〉。

（二）教育部編，《教育部100年度原住民族語文學創作獎作品集》（台北：教育部，8月）。

原住民族過去並沒有嚴格定義下的「書寫」系統，根據文獻，1636年左右傳入的羅馬拼音系統是台灣原住民族開始使用拼音書寫之始。台灣原住民族語言的「文字化」過程，有「記音」及「意譯」兩種方式。二戰結束以來，原住民作家們或嘗試著用漢文，或利用羅馬拼音文字來作為表達主體意識的工具。前者的成績卓越，沛然成為當代原住民族最活躍的文化勞動之一。後者在1990年代有泰雅族的娃利斯·羅干《泰雅腳踪》

（1991），以及夏曼·藍波安《八代灣的神話》（1992）、林太、李文甦、林聖賢《走過時空的月亮》（1998）……原／雙語對照嘗試。近期則有排灣族年輕作家讓阿淥·達入拉雅之的詩集《北大武山之巔：排灣族新詩》（2010）問世。

族語文學往往被視為原住民族文學獨特生命之所繫，也是一種主體的「根」，值得不斷嘗試。但受限於各種主客觀條件因素：

母語流失嚴重、拼音系統無法整合、讀者有限、各族之間語言不能互通，甚至同族內部方言差異等問題，導致晚近三十年來的族語文學發展進展相對有限。

1990年代本土化浪潮，教育部面對本土語言流失的問題，始開啟國中小學正式實施母語教學。2005年教育部為了促成原住民族語言的文字化及標準化，與行政院原民會共同公告了「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並配合部內「台灣本土語言文學獎實施要點」，自2007年起主辦了「原住民族語文學創作獎勵活動」。企圖帶動原住民族人將族語表現在新詩、散文、翻譯文學、短篇小說等文體的創作上，以展現原住民族語言的活力。該文學獎開辦至2012年已邁入第3屆，總計帶動331篇作品報名參與，在法定的14族42種族語中，已經有11族24語的作品，共計115篇，成果多元而豐富，入選作品並編印有作品集問世。

在2012年所出版的《教育部100年度原住民族語文學創作獎作品集》中，獲得入選的作品有11族15語，共計30篇。分別是：新詩13篇、散文7篇、翻譯文學5篇、短篇小說5篇。作者、篇名等表列如下：

1. 新詩

- （1）Pasawalian Pangcah（海岸阿美語）：曾泊英〈Makapahay a liyal（美麗的海洋）〉、林秀姬〈O o'rip no kilang（樹的生命）〉、曾却枝〈Piharateng toya miliyasay a tamdaw（想著離去的人）〉。
- （2）Farangaw Amis（馬蘭阿美語）：阿里要·拉沃〈Mikirim To Malasawaday（找尋失去的東西）〉。

- (3) Squliq Tayal (賽考利克泰雅語)：黃石虎〈Papak waqa,rgyax krahu (巍巍大霸尖山)〉、達少·瓦旦〈llyung ru rgyax (河流與山脈)〉。
- (4) Pinayuanan a kai nua i pasaviti (北排灣語)：李翰昌〈miperperper a kalyapyapy (蝴蝶飛啊)〉、陳春媚〈k u sikialalalang (我的傳統服)〉。
- (5) Truku (太魯閣語)：許韋晟〈Payi mu (我的祖母)〉。
- (6) Isbukun Bunun (郡群布農語)：脈樹·塔給鹿敦〈lbu·Takiludun (伊部·塔給鹿敦)〉、韃虎·伊斯瑪哈單·伊斯立端〈madahpa·malaspuu (痛·慟)〉。
- (7) Yami (雅美語)：賴美惠〈Cinakmada i mey yotog aziyong da oviya to ko piyanganga ya (迎候歸航漁人)〉。
- (8) Sakizaya (撒奇萊雅語)：李秀蘭〈u niyazu' nu maku (我的部落)〉。

2. 散文

- (1) Pasawalian Pangcah (海岸阿美語)：顏約翰〈Pimetmet ako toya ki^teca a kamay iso (緊握你那冰冷的手)〉。
- (2) Squliq Tayal (賽考利克泰雅語)：張淑芬〈gnalu na yaba (父蔭)〉。
- (3) Pinayuanan a kai nua i pasaviti (北排灣語)：曾有欽〈Namasan palavace a sinivai——qata (最美麗的禮物——琉璃珠)〉。
- (4) Isbukun Bunun (郡群布農語)：邱婕／邱王光〈Minsapuz sansinghal uvavaz——isaiv hudas-pingaz tu halinga (燃燒自己，照亮兒孫——給阿嬤的一封信)〉。
- (5) Truku (太魯閣語)：蔡光輝〈Biyax (力

量)〉。

- (6) Pinuyumayan puyuma (南王卑南語)：鄭浩祥〈temalrabakay a puyuma (普悠瑪少年驅邪)〉。
- (7) Tgdaya (得固達雅語)：郭明正〈Kari dnrulan “kncyukan Tanah Tunux Paran” (「霧社抗暴」祈禱文)〉。

3. 翻譯文學

- (1) Squliq Tayal (賽考利克泰雅語)：張國隆〈Genghis Khan ki kwali' nya' (大汗和他的鷹)〉。
- (2) Pasawalian Pangcah (海岸阿美語)：楊讚妹〈Omifutingay a tamdaw、Oyamiadopay a tamdaw ato ya tomay (打漁的漁夫、獵人和熊)〉。
- (3) Truku (太魯閣語)：吉洛·哈篋克〈Knlangan pnengalan karilow (伊索寓言的世界)〉。
- (4) Hengchun 'Amis (恆春阿美語)：張金生〈O kilemeray a kakeridan no tamina (鎮定的船長)〉。
- (5) Farangaw Amis (馬蘭阿美語)：朱珍靜〈Si Ciyke ato o no kawas a fata'an (傑克和魔豆)〉。

4. 短篇小說

- (1) Squliq Tayal (賽考利克泰雅語)：葉賢能〈Yutas Tngryaw (小叔公鄧料)〉。
- (2) Takivatan Bunun (丹群布農語)：余榮德〈Punal (土石流)〉。
- (3) Takbanuaz Bunun (巒群布農語)：趙聰義〈ivutbatu (石蛇)〉。
- (4) Cou 'alisan (阿里山鄒語)：鄭信得〈aapayo'u na nia takupuyan (消失的達古不亞奴)〉。

(5) Vedai Rukai (霧台魯凱語)：賴阿忠
〈Wavelevele kidrmedreme ki ya balenge ku
Elreng (娥冷感動天)〉。

從得獎作品(翻譯除外)，我們發現各種文類族語文學的題材，有很強的「族群邊界」，純粹的文學創作還未出現。主辦單位回顧歷屆投稿者背景，計有：學校教師、牧師、學生、家庭主婦、警員、一般公務員等，其中以學校教師佔半數以上，其次是神職人員。神職人員由於母語講道、母語聖經翻譯等基礎的累積，跨行到於族語拼音文學的創作較不困難。而學校教師，則多半是國中小學族語支援教師最多。根據中國生產力中心2008年統計，96學年度各級學校原住民族教師共有2139人。原住民族籍教師中有66.75%為國小教師，國中教師占18.76%，高中職教師共占10.52%，而擔任大專校院教職的原住民族籍教師比率為3.98%。獲得各原住民語言族語教師認證者仍以國小教師為多(744位)。其中通過阿美族語認證試的人數最多，有239人，其次是排灣族、泰雅族及布農族。顯示行政院原民會自2001年推動族語認證、族語教材編纂培訓等活動，也連帶發掘了一批運用族語表達的寫作人才。只是這三屆的母語文學作品集雖然經由公開出版而流通於市，但實際的成果是否能克服客觀環境的層層障礙，對主流社會與文壇發揮影響力，仍有待繼續觀察。

四、文獻史料與影像

「原住民文獻會」是前行政院原民會主委孫大川強烈意志主導下的產物。八八風災後，他臨危受命擔任原民會主委，一上台，除了救災，他第二想做的就是文獻重建工程

——以國家資源定下原住民文獻保存的長遠機制，因此，他積極在任內創設「原住民文獻會」、發行《原住民族文獻》電子報。

孫大川承認，原住民族文獻整理工程，早有人做也已有一定成果。遠的不說，近代的就有：楊南郡、胡台麗、胡家瑜等，音樂方面則有黑澤隆朝、許常惠等人。既然民間與學術界都已經有許多人在做，那麼孫大川的介入點又是什麼呢？他認為原民會必須展現整合的力量，將散落各地的資源組織起來，並開闢新的文獻建構觀點，這是原住民主導的政治機構才有能力做的。數十年來，他親身參與並見證台灣文學建構歷程中，原住民文學從「不被看見」到現今成為「熱門顯學」的筆路藍縷。如今，他將強烈的文化使命感慢慢轉向「原住民文獻重整」工程，他認為文獻重整，就是為了原住民文學及文化的永續；就像孔子將三朝史料重整編註，成為流傳至今的《詩經》、《春秋》、《易經》……一樣。「原民會不應只服務現在活著的原住民，更要為50年、100年以後的原住民孩子，累積足夠的屬於他們的文化資產」，這些努力，都會讓原住民族的歷史身影更顯立體飽滿，成為巨大活潑的主體存在。

(一)《原住民族文獻第一輯》1-6期
(台北：行政院原民會，12月)。

行政院原民會「原住民族文獻會」網站，於2012年3月正式上線，同步發行《原住民族文獻》電子期刊雙月刊。文獻會邀集了胡台麗、詹素娟、翁佳音、陳文德、黃美娥、浦忠成、海樹兒、友刺拉菲等原漢學者共同擔任學術顧問。原民會期望打造成一個資訊平台，將散落各地的史料、照片、書

信、文物等集中，進行有系統的整理與討論。《原住民族文獻》發行至今已滿6期，各期內容分有「本期專題」、「口述歷史」、「文獻評介」、「時事快遞」、「老照片講古」、「地圖導覽」、「文物掌故」、「原鄉話題」、「新書視窗」等不同欄目。已經印刷出版的1-6期合輯內容有：創刊號「打造一座原住民族文獻館」、第2期「漂流文獻——300年來的漂流與邂逅」、第3期「平埔族，你在哪裡？」、第4期「原住民族影音文獻」、第5期「火塘邊的約定——台灣原住民文學專題」、第6期「從馬尼拉到台灣」，前述內容，讀者皆可以直接從線上：<http://ihc.apc.gov.tw/index.php> 閱讀瀏覽。其中，由黃美娥主編，10月5日發行的第5期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專題，各篇作者及篇名表列如後：劉秀美〈台灣原住民族口傳文學的想像與真實〉、浦忠成〈日治時期以來原住民族口傳文學調查〉、陳芷凡〈再現福爾摩沙——西人遊歷筆記中的台灣原住民〉、王幼華〈台灣古典文學中的原住民文學史料〉、楊智景〈日治時期日本作家的原住民書寫〉、王俐茹〈原漢的奇逢——李逸濤小說的原住民書寫〉、孫大川〈用筆來唱歌——台灣當代原住民文學的生成背景、現況與展望〉、黃國超〈山林、海洋的文學——前浪，後浪（2000-2012）〉

（二）原住民族影像史料

1. 林宜妙主編，《原影重現說故事：台灣原住民族舊照片故事徵文得獎作品集》（台北：行政院原民會，2月）。

「相遇原住民，用老照片說故事」、「記憶原住民族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動人的面容」。「原影重現說故事」，是原民會慶祝

民國百年所舉辦的「合而不同：台灣原住民族一百年影像暨史料特展」系列活動之一。有別於過去的文化展示，多是聚焦官方在原住民族治理的成就和德政宣揚。這個活動，希冀能跳脫傳統的文字敘述，取而代之以台灣原住民族文化、人物、生活空間為主題的照片，傳達原住民族在這塊土地上的歷史見證。承辦單位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鼓勵民眾分享未曾公開過的珍貴影像記錄，完滿這塊土地上專屬於原住民族的歷史軌跡。本作品集收錄得獎作品數十篇，希望藉此促進族群間的互動交流、欣賞與尊重，我們從作品集中，可以看到一種「去國族」的大眾記憶與普羅敘事，這種由官方補助的「去中心」式的大眾書寫，其背後涉及的權力鬆綁與否值得留意。

2. 任先民攝影、傅君編輯，《屏東縣排灣族民族誌影像圖錄》（台東：台灣史前博物館，9月）。

任先民先生，1930年生。1949年隨國民黨軍隊撤退到台灣。1954年台灣大學人類學系畢業後，進入中研院草創時期的民族所工作，前後任助理員、助理研究員等職，1960年赴美攻讀碩博士，隨後留在美國大學擔任教職直到退休。任先生在民族所任職的四年當中，於屏東縣來義、古樓和其他排灣族小村落進行了六次系統性的田野調查。在過程中，任先生不僅收集了不少排灣古物，共約兩百件左右的物質文化標本，也留下四百多張珍貴的民族誌影像。任先生當年收集的物質文化標本被典藏在民族所博物館。而他所記錄的民族誌影像，則陸續出現在民族所各類出版品，而且已成為紀錄台灣當代人類學研究及排灣族社會文化的經典圖像。

在此次史前館編輯出版的圖錄中，編輯者從任先生所拍攝的排灣族影像中，選取202張編印出版，是這批珍貴民族誌影像第一次完整的呈現。本書所包含的影像，主要拍攝地點集中在屏東縣泰武鄉和來義鄉的來義、古樓、佳平、泰武等村，主要拍攝時間集中在1957、1958年之間。另外一些影像則攝於1980年初期，是任先生去美國完成博士學位後，又重返排灣族舊地，進行二度田調時所拍攝的。

主編傅君指出，在國民政府遷村移駐的「山地平地化」政策引導之下，任先生在1950年代末期所見到的排灣族部落，正開始經歷劇烈的社會與文化變遷。遷村10年後，來義、古樓等村的排灣族人正在新的環境中，重建新的生活基礎。部落裡，由平地社會引進的新作物、新產業與新生產工具，以及隱含在其中的生產關係，漸漸在部落居民的服飾上，以及部落新的物質空間如家屋內部擺設、家屋格局、部落空間配置中反映出來。儘管新的事物漸漸在部落生活中成為主流，部落住民對於「傳統」、對於既有生活方式的執著，也與新的事物，共同造成一幅新舊雜陳的景象。這些新舊雜陳的景象，表現出部落住民對生活的執著與生命的韌性。這些都在任先生的鏡頭中，留下珍貴的紀錄。

3. 郭明正，《又見真相：賽德克族與霧社事件——66個問與答，面對面訪問霧社事件餘生遺族》（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1月）。

繼《真相·巴萊》一書後，為了讓《賽德克·巴萊》的觀眾與讀者，更深入了解賽德克族和霧社事件，郭明正老師再接再厲出

版了《又見真相》一書。近三十年來，郭明正老師在教學之餘，走遍霧社各地的山川和部落，他受到賽德克族耆老的指導和託付，積極從事賽德克族文史調查。運用他最熟悉的母語，將賽德克族的歷史、文化、語言，一一呈現出來，本書是近兩年來他所出版的第二本書，也就是「賽德克族的歷史由賽德克族來寫」的成果之二。

鄧相揚在推薦序中點出，「霧社事件」的研究，若是沒有郭明正的投入，我們似乎感覺到一股莫名的茫然凝滯在迷霧中。因為一般研究者大多站在「外族」的觀點來解讀此一事件的來龍去脈，因此就會出現一些盲點。單就語言來說，外族人很難窺察本族的文化意涵。因此，郭明正以熟悉的母語，以最貼近土地、民眾的方式，進行主體性的詮釋撰寫成書，實屬不易。全書分為四章：（1）賽德克族的文化與生活；（2）賽德克族的歷史與傳說；（3）霧社抗暴事件；（4）重生。作者拋開事件餘生的血淚控訴，以賽德克族的社會文化為基礎，帶領讀者深入該族文化的精神、內涵，並且提出了賽德克族歷史、文化的現代詮釋，省思霧社事件的相關嚴肅課題，相當值得一讀再讀。

五、文學合輯與報導文學

（一）向陽、黃恆秋、董恕明主編，《鬥陣寫咱的土地——母語地誌散文集》（台北：新台灣人文教基金會，9月）。

「新台灣人文教基金會」在民國一百年的時候，邀集了在地的詩人，以台語書寫台灣山川河海與家園，並出版了《咱的土地咱的詩：台語地誌詩集》。本書可以視為其續集。兩書不變的是延續著母語書寫的活動，

差別的是，這次主辦單位將詩的形式轉為散文創作，同時也增加了不同的語種，由向陽、黃恆秋、董恕明聯合主編，付梓為《鬥陣寫咱的土地——母語地誌散文集》編選。全書共收錄有散文華語篇19篇、台灣閩南語篇10篇、客語篇13篇、原住民漢語篇11篇。

其中「原住民漢語文學」收錄如下：里慕伊·阿紀〈八個男人陪我睡〉、啟明·拉瓦〈阿姨的馬告——當老鼠屎變成萬靈丹〉、瓦歷斯·諾幹〈動物園內〉、乜寇·索克魯曼〈豆類媽媽傳奇〉、白茲·牢固那那〈木屐〉、伐楚古〈紅點〉、利格拉樂·阿鳩〈祖靈遺忘的孩子〉、奧威尼·卡露斯〈哩咕烙！禱在哪裡？〉、亞榮隆·撒可努〈獵人的禱告〉、孫大川〈搭蘆灣〉、夏曼·藍波安〈海洋的風〉。主編董恕明（卑南族）表示：「從這些選文，可以看到不同世代、性別、族別、風格……的作者，書寫山林、海洋、平原、部落的丰姿，也從個人的沈思默想、身體力行與喜樂悲歡中，敘寫民族的命運、社會的挑戰、歷史的境遇與文化的傳承」。

（二）林照真等作，《蘭嶼，不是在雲端》（新竹：交通大學出版社，12月）。

本書的所有文章、照片，大多是來自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師生的共同創作。作者群於2011年兩次赴蘭嶼長期採訪，完成資料的蒐集與採訪工作。林照真教授表示，過程中同學們需做到尊重事實、平實紀錄、讓當地人發聲，最重要的一點，是嘗試透過一篇篇的報導，凸顯蘭嶼的各種問題，期待能夠為蘭嶼人做點事、說點話。作者群希望透過這本書，能讓更多人關心蘭嶼，協助蘭嶼人形成新思維去經營自己的家園。

「多數人忽略了，蘭嶼人和你我一樣，有著自我實現的焦慮。現代化對於蘭嶼造成極大的衝擊，蘭嶼人的問題一直被侷限蘭嶼小島上，不為台灣主流社會所知」。作者群期望台灣社會不再只是將目光放在浪漫的異族觀光或美麗的珊瑚礁、丁字褲，全書分為12章節，內容涵蓋：國民教育、青年就業、性別、老人照護、社會轉型、觀光衝擊、文化遺產、離島醫療、核廢料、天災與生態等面向，系統性的點出島上居民的真實境況。

李瑞騰（1984）認為1970年代報導文學運動的意義，莫過於憂民淑世的新生代知識份子紛紛走出學院，成為文化界的尖兵。熱情與理想匯聚成一股道德勇氣，以一切可能的形式投射在他們所生存的空間。從本書中，我們可以察覺直到目前，這些報導文學的文字作品，相當程度上，還是扮演著漢人主流社會理解原住民生活情境的依據。本書的島民觀點，相當適合讀者在達悟族作家（夏曼·藍波安、夏本·奇伯愛雅等）作品閱讀外，想要理解文中所描繪的社會議題時的輔助參考。

六、紀錄片與音樂專輯

（一）紀錄片

1990年以後，畫質接近專業且價位較低的輕型錄影機日益普及，使得有興趣拍攝記錄片者，在接受過基本錄影與剪輯訓練之後，就可以產生自己的作品。在這一波影像的新產製時代中，出現了幾位傑出的原住民紀錄片導演：如馬躍·比吼（阿美族）、莎瓏·伊斯哈罕布德（布農族）、木枝·籠爻（潘朝成，噶馬蘭族）、楊明輝（太魯閣

族)、比令·亞布(泰雅族)、弗耐·瓦旦(泰雅族)、希·瑪妮芮(張淑蘭,達悟族)、龍男·以撒克·凡亞思(阿美族)等。

前述導演本年度推出新作的有龍男·以撒克·凡亞思的《很久》。導演透過側拍號稱「台灣音樂史上第一齣原住民原創音樂劇」(很久沒有敬我了,你)的製作過程,嘗試呈現原住民音樂是如何被創造、混融與想像。蔡政良指出,龍男在片中,平行提出了兩種思考:一方面質疑這種想像的、所謂「原住民音樂」,在去文化脈絡下並無法真正呈現原住民音樂的內在生命力與內涵;一方面又站在創造的立場,認為原住民音樂轉化為舞台劇展演形式,不外是一種新的型態與機會。影片中導演並未給出具體的答案,反倒希望觀眾能夠參與思考、提出意見。

其他幾部以原住民為主題的紀錄片,導演雖非原住民身份,但影片在國內、外影展皆引起不同的迴響。首先要介紹的是:1.由英國導演強生(Dean Johnson)、史密斯(Frank Smith)合作拍攝的《司馬庫斯》。本片由公視贊助,花了一年時間記錄新竹縣司馬庫斯部落族人特殊的「社區共營」生活方式,生態旅遊經營等,深刻的探討人與人、人與環境,以及他們所面臨的傳承危機,同時也客觀呈現了部落內部,反對共同經營兩造所引發的緊張關係。該片獲得美國廣播電視界最具權威的「匹巴迪大獎」(George Foster Peabody Awards)。2.由胡台麗教授拍攝的《讓靈魂回家》。影片描述阿美族太巴塢Kakita'an祖屋柱子,在1958年大颱風將祖屋吹倒後,被搬移到中研院民族所博物館收藏。近年在太巴塢年輕人的積極推動下,透過女巫師的

媒介,Kakita'an家族和村落代表與柱子中的祖靈接觸、對話,最終將祖靈請回部落並展開祖屋重建的過程。這兩部影片均在許多原住民部落巡迴放映,建立了平等尊重與交流對話的典範。

另外兩部同為漢人導演的紀錄片小品是:1.柯奐青,《大台中紀事4——看不見的台中》。本片以寄居台中的台東原住民為主題,紀錄原住民與漢人截然不同的都市群居生活。柯奐青指出,近幾年焦點多著重來自東南亞的移工,忽略早在本島內遷徙的原住民,她想記錄這群原住民在都市的生活樣貌。2.《帶種青春》,導演全懿儒是政治大學廣電系的學生。《帶種青春》由兩位已婚、未婚小媽媽的故事交織而成,背後卻隱藏著同一件事:都市原住民自力更生的困難。本片獲得「2012青春影展」非劇情類金獎。

最後,2012年6月,由愛泰雅協會贊助拍攝的《眾族同聲》(Voices in the Clouds),以台灣原住民電視台的名義入選2012紐西蘭懷羅阿毛利電影文化節(Wairoa Maori Film Festival),被評選為「最佳國際原住民影片」。影展策劃人里奧·可紀歐(Leo Koziol)將刻有毛利民族象徵的獎盃頒給陳華友(Tony Coolidge)。《眾族同聲》描述台美混血導演陳華友依循著母親的記憶,前往台灣探尋漸漸式微的原住民文化的尋根過程。本片發人深省,也讓紐西蘭的觀影人及製作團隊更加了解台灣的南島文化。

(二) 音樂專輯

2013年第24屆金曲獎「最佳原住民歌手獎」宣布,來自台東知本部落的卑南族歌手盧皆興(桑布伊)站起來並舉出「拒絕遷葬」的標語宣示信念。SANPUY和母親一起走

上舞台，在此榮耀的時刻，他不忘原住民族所面臨的土地問題，重申卑南族反遷葬，守護祖靈地堅定立場，並高喊：「美麗灣是不是要拆？」，同時邀請一同入圍的達卡鬧、舒米恩、阿洛、芮斯一起上台，集體舉起標語共同表達原住民族拆美麗灣，拒絕不當開發，守護東海岸、反核、反核廢料的立場。

流行音樂成為文學創作之外，台灣原住民族堅持文化主權、土地主權不可侵犯的最佳武器。茲將2012年度出版的原住民音樂專輯，表列如下：

1. 桑布伊（盧皆興），《桑布伊同名專輯——dalan》，風潮音樂發行。類型：世界音樂。唱片編號：SKM-001。
2. 原BAND樂團，《第2屆原BAND大賞》，愛貝克思發行。類型：華語流行音樂。唱片編號：GUL20120004。
3. 女巫芮斯，《美麗的末日預言》，風潮音樂發行。類型：跨界音樂。唱片編號：RS-003。
4. MATZKA瑪斯卡樂團，《089》，有凰音樂發行。類型：華語流行音樂。唱片編號：AMP006。
5. 丹耐夫·正若，《聽路》，禾廣發行。類型：華語流行音樂。唱片編號：ASM289。
6. Suming舒米恩，《第二張創作專輯【阿米斯AMIS】》，彎的音樂發行。類型：華語流行音樂。唱片編號：WM2012-024。
7. 少妮瑤，《聽——女人聲音》，禾廣發行。類型：華語流行音樂。唱片編號：ST-002。
8. 阿洛·卡力亭·巴奇辣，《太陽月亮》，風潮音樂發行。類型：其他。唱片編號：

TCD-9231。

9. 歐開合唱團，《阿卡貝拉篇》，tcmusic發行。類型：跨界音樂。唱片編號：tcm053。
10. 達卡鬧，《斜坡Calisi》，好的創藝工作室發行。類型：其他。唱片編號：GCCD-001。

七、小結

檢視今年原住民文學創作出版，我們可以歸納出幾個重點：1.各類型文學創作，仍以幾位重要的寫作好手：瓦歷斯·諾幹、巴代、夏曼·藍波安領航。不過眼尖的讀者，不難從瓦歷斯·諾幹和夏曼·藍波安的新作看到「創新」的元素。在過去的階段中，不少的研究者密集地討論了兩位原住民作家返回部落（母胎）、重新學習文化、祭儀等的「返本」過程。今年度，我們看到文風多變的瓦歷斯，在繼去年《當世界留下二行詩》，將詩集與桃園縣泰雅族哈凱部落重建運動做公益結合後，進一步以詩的力量向學校、圖書館、各年齡階層的讀者滲透，推起一波你也可以的「自由寫作」運動。過去的書寫與社會運動，多少都背負著族群身份十字架，這一次卻自由地回歸到「文學」的本位，輕盈許多。而夏曼·藍波安雖然寫的仍是至死不渝的大海，但在新的小說中有不少段落，浮現出魔幻的手感，在人、魚之間交錯擺盪。巴代的長篇歷史小說創作不墜，「我不能等到文字美麗了、運用精純了、寫作技巧高超了再來書寫。因為到時，我已經衰老到只能為自己寫一篇具高度文學藝術性的墓誌銘」。今年的新作，在男女主角人物性格、愛恨情仇的刻劃上再上一層。這種用

歷史、祭典文化寫小說，也是孫大川成立原住民族文獻會念茲在茲的一環，巴代的小說運用為後輩開出了一條新路。

我們當然也需要注意到，3位作家的寫作數量，僅佔台灣年度出版新書的滄海一粟。所幸年輕的寫作梯隊，在這幾年來原民會大力而穩定的扶植「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獎」、文學營、文學論壇的情況下，已經可以略見接棒的曙光。泰雅族的李永松、排灣族的新秀陳孟君越來越洗煉，創作的題材、形式也很多變。

但總體而言，我們仍看到兩個隱憂：第一、在歷經數屆持續舉辦原住民文學獎活動之後，孫大川發現到新生代原住民作家的侷限性——太多作品總徘徊在「回家」和「打獵」。許多作品一看便知，作者根本沒打過獵。年輕的原住民多數移居都市，卻老愛寫自己不熟悉的鄉愁故事。「為什麼呢？」孫大川憂心：「都市原住民的關心應該落在何處？」。主體性的「根」終究不是「題材」或寫作「策略」，這種新世代無「本」可依、對於部落世界格格不入的問題，有待持續觀察。第二個隱憂，來自於藍博洲對於報導文學徵件作品的批評：投稿數量不踴躍、問題意識不夠深刻、寫作技巧不夠文學等基本問題。他強調，報導文學的採訪、寫作，是一種專門、目的指向明確的、艱苦細緻的活動，甚至常要擔待某種風險。個別的寫作者，一定要有社會意識、熱愛生活並培養對現實生活的洞察力，不斷提昇自己的理論修養（問題意識），充實廣博的知識，鍛鍊深厚的文學修養。原住民作家如何積極開拓報導文學，顯然是新世代未來亟待克服的課題之一。

在資料蒐集過程中，我閱覽了年度文選類型書籍，檢視2012年度的文學選集，如《九歌101年散文選》（隱地主編）或《天下散文選》等，原住民作家作品並未被收錄，反而是以「族群」別的政治正確出現在母語地誌散文集，這種現象究竟是原住民作家水平不夠、還是涉及魏貽君懷疑的主流文學品味、族群間差別權力，亦值得後續觀察。最後，還有一件值得注意的是，便是族語文學的未來發展。從「象徵性」來說，教育部所舉辦的族語文學運動，具有原住民族當代文學「從漢語轉型為族語」的重要意義，卻同時真實反映出當前各族語言的保存狀況，族語寫作人才、寫作能力嚴重不足，仍然是母語文學發展有待克服的挑戰。另一方面，以拼音符號創作的原住民文學，如何不會只能流傳於同族之內，成為最道地的「部落文學」，如何跨越族群鴻溝、原漢彼此交流，相信會是文學獎外，怎樣避免族語文學「博物館化、標本化」更加棘手的問題。